

# 蜘蛛侠

克雷文最后的狩猎

**MARVEL**

[美]

尼尔·克莱德  
(Neil Kield)

著



吴培希 译

**Spider-man**  
*Kraven's Last Hunt*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蜘蛛侠

克雷文最后的狩猎

MARVEL

[美]

尼尔·克莱德

著

吴培希 译



*Spider-man*  
*Kraven's Last Hunt*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蜘蛛侠·克雷文最后的狩猎 / (美) 尼尔·克莱德 (Neil Kleid) 著; 吴培希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12

书名原文: Spider-man: Kraven's Last Hunt

ISBN 978-7-5192-2275-8

I. ①蜘… II. ①尼… ②吴… III. ①漫画—连环画—美国—现代 IV. ①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0967 号

EDITOR IN CHIEF: AXEL ALONSO

CHIEF CREATIVE OFFICER: JOE QUESADA

PUBLISHER: DAN BUCKLEY

EXECUTIVE PRODUCER: ALAN FINE

---

书 名 蜘蛛侠: 克雷文最后的狩猎  
ZHIZHUXIA

著 者 [美] 尼尔·克莱德

译 者 吴培希

责任编辑 郭意飘 陈俞蓓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mailto: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6-2094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275-8

定 价 5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MARVEL**  
marvel.com

©2017 MARVEL

献给杰克、欧文、奥利维亚，以及快要到来的小小超级英雄。

我写下这段话，是我第一次向你们解释，

力量越大，责任越大。

我将永远记得：你们是我前进道路上最大的动力。

# 目 录

## Contents

序 章 003

PROLOGUE

第一部分 送葬者 015

PART 1 MOURNERS

第二部分 棺 木 075

PART 2 COFFINS

第三部分 幽 灵 139

PART 3 SPECTRES

第四部分 猎人们 173

PART 4 HUNTERS

第五部分 恶魔们 247

PART 5 DEMONS

尾 声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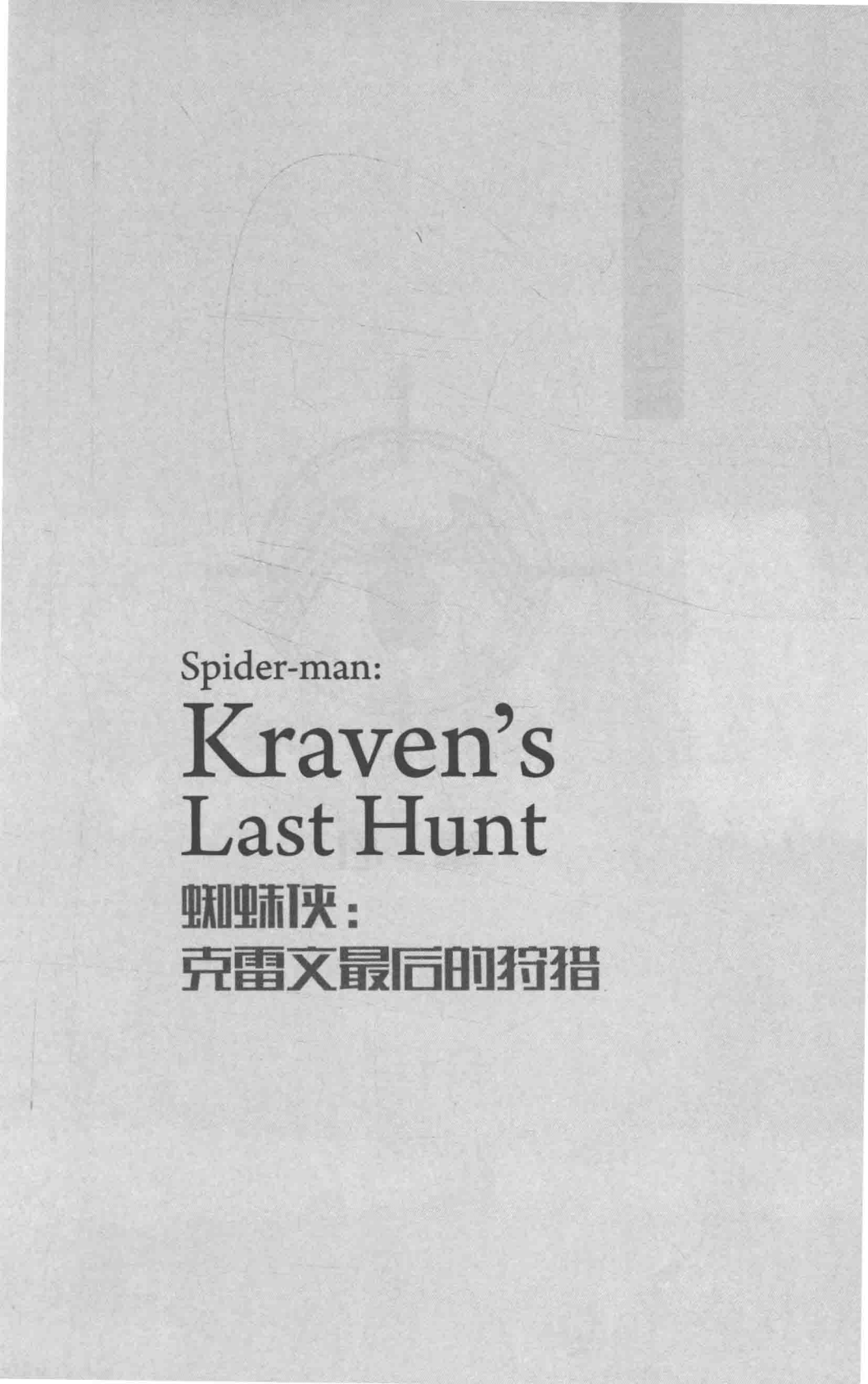
*EPILOGUE*

致 谢

308

*ACKNOWLEDGMENTS*





Spider-man:

# Kraven's Last H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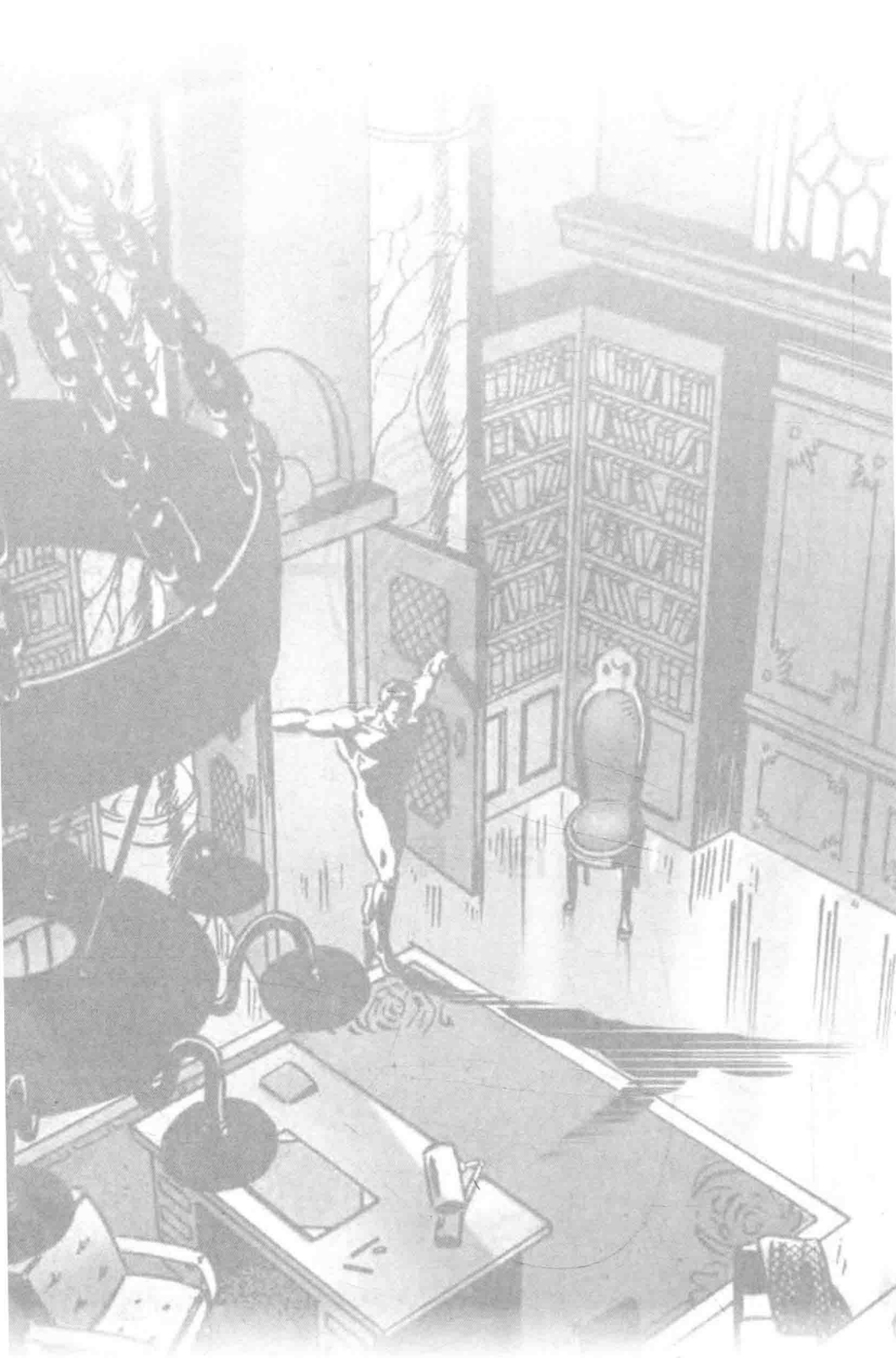
蜘蛛侠：

克雷文最后的狩猎

# PROLOGUE



## 序 章



猎人从枪盒里拿起他的来复枪。他将它在手中翻转着，测试它的重量。猎人的手掌抚过枪托，紧紧地握着枪把。他用他那强壮、长满老茧的手指紧扣住冰冷的金属，随后深情地将这把武器放在旁边的桌上，他的动作中怀着一种母亲对待孩子般的崇尚。那把来复枪——一把经过改造的雷明顿——独一无二：它专为猎人手工打造，以一把 700 经典型步枪为骨架改制而成。用来装它的枪盒是一块棺木，里面衬着天鹅绒，铜制的表面光滑锃亮。枪盒敞开着，那把来复枪静静地躺在巢穴的中央。

克雷文踱步走过这间房间。房间坐落于他的宅院中央——一座存放了他用毕生时间所积累下来的工艺品和回忆的私有圣堂。他从容地走着，像丛林中的猫一样，将重量放在脚趾上，无声地穿过他朴素的居处。棺木枪盒和那把来复枪被他留在了身后。它们静待着被使用的时刻来临，静待着这个事件无可避免地被终结。

但还不是现在。

克雷文身披一件蓝色的长袍，只在腰部松松地系着束带。他来到别墅的后方，这个地方，就连那些助手和仆人都不敢轻易涉足。在这个隐蔽的圣地中，四壁上挂满了来自异国的织物，战利品被凌乱地塞满四周——那些曾经的对手们，被他装在网中、笼子里，披挂在他的肩上，骑在他的胯下，翻山过海，被一路拖来此地。对于它们而言，任何一次势在必行的攻击都没能打败克雷文，任何一场倾尽全力的战斗都未能击倒这个猎人。他直面每一个对手，从骄傲的狮子到威武的大象，从可惧的老虎到优雅的猎豹。它们露出锋利的爪牙，咆哮着、扑击着，而克雷文则一个一个将它们拿下，将那些毛皮和白骨收为己有。每一只动物，每一头野兽，猎人全部将它们拿下。

全部，不过只有一只除外。

克雷文拉上窗帘，光线被遮住了。随后，他甩掉了长袍，只身一人赤裸着全身，仅仅披着这身属于猎人的肤发在房间中绕行，冲他的敌人们颌首。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只墨蓝色的凶狠猎豹身上，它大口张开，发出无声的咆哮。他踱步经过一只庞大猿猴耸立的身躯，它的双臂高举，仿佛正准备攻击，但这巍然的姿态并未引起他丝毫的注意。他来到了后面的一张桌子前，桌上静置着一堆药剂和蜡烛，草草地排列在一个小小的银盘上。他着手做完他的准备工作，毫无喧嚣，心里全被筹划和回忆所占据。克雷文点上香，细细的紫烟从香芯升起，穿过滤嘴飘入屋中。他吞下几片药，药中的混合草药能够增强他的心智。

他转向了那些动物，踏入野兽围成的圆圈之中。他曾向它们证明了自己的勇猛，并赢得了他的荣誉。他的四肢落地，克雷文踱过地面——不再用猎人的方式，而用一种野兽的方式和天性，用四肢来前进……来爬行。

草药和药品改变了他的知觉，将身为人类捕猎者身份抛于脑后，他成为一个身为野兽的捕猎者——尽管，在他蹑步逼近他幻想中的猎物、从大象和犀牛身下爬过时，克雷文仍然很清楚，他的身体并非仅仅属于这个形态。

我是克雷文，他想起来——这个名字在他的颅骨内回响，穿过房间、经过每一尊战利品、每一堵墙壁。我是克雷文，我是野兽。他将这句话变成一句咒语，如同佩戴一顶冠冕那样。他跃向那头猎豹，它那墨蓝色的身形在紫色的雾气中几乎全然不见。他落在猎豹的对面，张开自己的嘴，冲它怒吼。随后，他将他的敌人抛向一边，那只猎豹被砸进了一堆华美的盾牌藏品和小心擦起的长矛中。剥制而成的战利品与致命武器散落了一地。

克雷文走开——不，爬开，以接近另一个敌人：一只猿猴，高大而骄傲，其巍然的身形所投下的阴影覆盖了克雷文裸露着的整个身躯。克雷文抬起头，面对这只覆着毛皮的巨兽，他抬起了自己的手臂，以回应猿猴的一击。他的手掌插入猿猴的下巴下方，给了猿猴短促而又强大的一击。伴随着一声粗犷、冰冷的怒吼，他将猿猴的头与身体一分为二。克雷文上前抓住猿猴的身躯，将它高举过头，强壮的肌肉在怒意和力量之下紧绷、鼓出。

克雷文微微一笑——一个咬牙切齿的、冰冷的、危险的笑容。我的内心狂暴而荣耀，他想。我的内心烈火与骄傲并存。我是克雷文。我的身躯优雅而有力。

他如大象般嘶吼着，挥起双臂，猛地将这只被填充而成的猿猴扔在了地上。在其余默默注视的动物眼前，那只猿猴被摔得粉碎，碎片溅满了房间各处。他粗重地呼吸着，皮肤因汗水与烟雾而变得湿亮。克雷文蹒跚地

走向窗帘，将其拉到一边，在这个过程中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以捡起他的长袍。克雷文大步走下楼梯，走向了这栋别墅的前方。烟雾随着他从这间屋内飘出，进入这栋别墅的其余空间之内。

克雷文丝毫不关心逃逸的烟雾。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以及即将开始的任务之中。

他提醒自己，我是野兽，克雷文，但我也是人类，克雷维诺夫。

克雷文重新将长袍穿在身上，并将双臂穿回袖筒中，他把那匹野兽置于一边——就像他先前把来复枪置于一边一样。他用他的双足行走，推开厚重的橡木门，进入图书馆内些许的暖意之中。现在，他置身于卷边的书本和褪色的地图之中。克雷文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但这一次并不是改变心智的药剂，而是宜人的南非红酒，在陶桶中陈年酿造至完美，再由酿酒大师加以一点点罂粟花与狮血点缀而成。他将酒倒入了一只厚厚的银杯之中——从倒影中，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生活，多年前，他随父母从俄国搬来此地。红酒在银杯中肆意“呼吸”着，他的目光扫过屋内：除了这只银杯，屋内的物件与家传珍品，多年来经由一代又一代的克雷维诺夫相传，直至流入与他不相配的、长满茧的手中。

“我就是克雷维诺夫。”他向着可能在听着的任何人、任何野兽大声重复着这句话。克雷文知道，克雷维诺夫是人类——一个老人，尽管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孩童时期的他跟随父母漂洋过海，来到这片羔羊与猎物的土地之上。自那以来，年月流逝——漫长、艰难，并且往往是无果的年月。他曾经不过只是一个幼崽、一只吱吱嗷叫的小兽，随着母亲和乳母一起横跨大洋，踏上此地的海岸——这片大地，无荣耀亦无高贵。

看着克雷文——看着他强有力的身躯、他饱经风霜的面孔和他乌黑的头发——普通人眼中所看到的他也许只是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甚至会更年轻一些。不过，真相却隐藏在克雷文服下的药剂和草药之中。那些药剂和草药将他从人变成兽——从猎人变成捕食者——但它们同样也让他保有年轻、敏捷、耐性及力量。事实上，谢尔盖·克雷维诺夫行走于大地上的时间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

当然，他也受益良多。克雷文一边思索着，一边漫不经心地晃动着杯中的酒。欠缺荣耀的大地并非仅此地一块。在俄国，也同样再容不下这些事物：容不下贵族或文化，容不下荣耀或人的尊严。自哥萨克人的到来，自人类成为猎物、被另外一些人——而那些只不过是披着人皮的野兽——猎捕，自那些人盯上克雷文的家族与财富起，他们就不得不出发前往一个新世界寻找新财富——一个新世界，名为美利坚合众国。

但是，所有那些被他父母被迫抛弃于他们美丽故土的一切——荣耀、尊严、骄傲——所有的一切，都早已深深刻在了克雷文的骨子里。他独自背负着它们，在他的肤发中、在他的细胞里，整个世界似乎都已追随着俄国的衰落而去。如今，人们还能在何处找到尊严？克雷文对此感到十分疑惑。他站在书房正中央的桌前，啜饮他的酒，让血红的液体顺着他的下巴流淌，滴在他宽阔、肌肉发达的胸前。他自忖，**荣耀，这样的品质如今又存在何处？**

他越过桌面，将手伸向一个小型对讲机，用一根粗壮而坚决的手指猛地按下平钮。一座书架向旁边滑开，书架上的内容不过都是些精巧的复制品——一对毫无特色的门打开，里面是一间昏暗的礼拜堂，摆放着一排排的祭祀蜡烛。克雷文绕过桌面，同时再度将身体的全部重量放置在脚趾

上，无意识地回到动物的步伐上——拿着酒杯进入礼拜堂。门在他身后滑动紧闭。

我是克雷维诺夫，他再度如此去想，如果我的父亲还在世……如果我的母亲还在世……他们将无法认出这个可怕的、受伤的、名为文明的动物，他们将无法认出它，他们将怀着巨大的惊恐注视着它。克雷文冲自己点了点头，同时猛地喝下一大口酒，酒流到了他的下巴上。他心不在焉地用手背抹掉洒落的酒水，伴随着烛火的柔和光线以及窗户和墙上拉长的阴影，走入房间的深处。

克雷文心想，他将心怀巨大的惊恐，以及巨大的厌恶。

他经过一排排座椅，以及那些在嵌有壁龛墙壁深处早已黯淡的、精巧彩色玻璃所投下的棱镜色泽，慢慢地走向礼拜堂的正中间。最终，他走回至那具棺材，它静置于一个平台上，后面是一扇巨大的窗户，两边摆放着许多银色的烛台，它们都被茂盛、葱郁的摆花（来自马达加斯加、莫斯科及中东地区）所遮蔽。克雷文登上棺材前的低矮台阶，并朝他放在旁边桌上的雷明顿改装枪投去短暂一瞥。他将酒杯放在被打开的棺材的边沿上，随后双手撑着两边，抬起头，注视着未点燃的烛台，以及冷漠的、满是雕饰的窗户上方。

我是人类，他思索着。我是野兽。

我是克雷文。我是猎人。

猎人在这个世界找到了尊严，但并非是在城市中。不，猎人在丛林里找到了它。他所见到的荣耀并非存在于文明中，以及那个声称自己是光荣的社会里，他在原始中——在那些无视一切法律，只遵循齿与牙、杀与被杀规则的人们中——找到了荣耀。至于猎人自己，他则找到了道德、找到

了意义——并非在文化中、艺术中，并非是在这个本应为文明的社会为了证明自己高于动物而创造出来的任何东西中。不，克雷文在狩猎中找到了意义。他也将他的生命奉献于此。

但是，时间——就像所有的成功捕食者一样——终于追上了猎人。很快，他将再也无法逃脱由其肉体所铸就的牢笼。草药、根茎、药剂——是的，它们能让他存活，它们也早已让克雷文活过了他命定的年限。然而，没有哪种药剂可以使猎人濒死的灵魂重焕青春，没有任何草药能够医治他的心灵，他腐化的内心，被这腐化年代所腐蚀。

我曾是个孩子，克雷文心想，不过我是只幼崽，由他的母亲叼在嘴里，从一座丛林来到了另一座丛林。在很多方面，克雷文觉得他仍未被改变。但是，狩猎的意义已经开始消逝，猎人那些失败的重量加诸他的灵魂之上。他的目光从窗户移向桌子旁，那上面放着那把来复枪。

**很快，我便将死去，克雷文心想。很快，我将必须死去。**

他再度转向敞开的棺材，小心地用手抚过其内部，抚摩着天鹅绒衬布，以及里面静静躺着的东西。此时，克雷文咬紧了牙关。他心系俄国和他的母亲，他想着自从来到美国之后，他所忍受的所有不公。他紧攥着双拳，双手紧紧抓住棺材内放着的那样东西，他的手指缠绕在敌人的面孔上，缠绕在兽皮之上。

克雷文缓慢地举起手，将那套服饰从棺材中拖出来——鲜红与蓝色相间，上面装饰着那只八条腿的野兽。他将蜘蛛侠的服装举到自己的面前，一根粗壮的手指摩挲着面具宽大、白色的双眼。他思虑着即将到来的使命、研究着他的猎物，眼泪兀自从其眼角落下。他深深地看着蜘蛛茫然的双眼。他准备开始进行狩猎。